



阿来研究

ALAI RESEARCH

(第3辑)

主编 陈思广

主办 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
协办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大学出版社



阿来研究

ALAI RESEARCH

(第3辑)

主编 陈思广

主办 四川大学2011协同创新基地阿来研究中心
协办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崔 江 涂 吉

责任编辑:欧风偃

责任校对:黄蕴婷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来研究. 第3辑 / 陈思广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614-9130-0

I. ①阿…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2954 号

书名 阿来研究(第3辑)

ALAI YANJIU (DI 3 JI)

主 编	陈思广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9130-0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张	13.75
插 页	3
字 数	34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四川大学 2011 协同创新基地 阿来研究中心组织架构

名誉主任：阿 来

主 任：曹顺庆

首席专家：李 怡

执行主任：陈思广

副 主 任：雷汉卿 罗 勇 徐新建

秘 书 长：周 毅

特聘研究员：（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列）

陈思和 陈晓明 程光炜 丁 帆

冯宪光 葛浩文 靳明全 李瑞腾

罗庆春 孟繁华 汤晓青 吴义勤

杨 义 张 柠 张清华 张学昕

第二届阿来文学创作暨藏区文学创作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心 2015.6.6





目 录

作家档案

- 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 阿 来 (1)
- 消费社会的边疆与边疆文学
- 在湖北省图书馆的演讲 阿 来 (4)
- 阿来：文学是在差异中寻找人类的共同性 傅小平 阿 来 (23)
- 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
- 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 朱维群 阿 来 (27)

新作热评

- 《清史稿》涉藏及瞻对史事的记载
- 兼谈阿来的《瞻对》 李思清 (37)
- 《瞻对》：东方历史精神观照下的新历史主义叙述策略 朱茂青 (54)
- 原生态文化的挽歌
- 论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 孙德喜 (61)
- 寻觅母族的隐秘生命力
- 评阿来中篇新作《蘑菇圈》 汪树东 (68)
- 原始思维与古代智慧的现代光芒
- 读阿来的中篇小说《蘑菇圈》 马 力 (75)
- 对人类物质欲望及城市文明的“纠结”
- 解读《三只虫草》的一个维度 阎浩岗 (82)
- 小虫草大世界
- 读阿来的《三只虫草》 栗 军 (87)
- 敞开、对话与新的可能
- 《三只虫草》阅读札记 吴雪丽 (92)
- 《三只虫草》：感伤童话与藏地现代性 刘虹利 (97)

多维视野

- 阿来的小说创作及其对内地文学的启示 蒋济永 (104)

论阿来藏地历史书写的文化意蕴	刘永春 (110)
----------------------	-----------

港台视野

传统的再现与边缘化

——论阿来创作中的民间文学(上)	任 容 (117)
------------------------	-----------

藏区文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甘南藏族散文诗中的家园景观	王 泉 (137)
论当代藏族女性文学的发生	胡沛萍 (144)
简论桑丹的创作	邓 利 (153)
藏区经验的存在主义书写	
——以长篇小说《天·藏》为例	李彦姝 (161)
论《甘南纪事》的叙述技巧	张 莉 (166)

藏区文化与民间文学研究

论康巴藏族民间故事中的善恶叙事	王远明 (171)
康巴藏族民间故事“家庭伦理”叙事	
——以程圣民《康区藏族民间故事选》为个案	高椿霞 (179)

青年论坛

略论灾害灾难视域中的阿来小说	张温卉 (186)
----------------------	-----------

新著推荐

多维文化视野中的阿来小说

——序《藏地汉语小说视野中的阿来》	彭岚嘉 (192)
-------------------------	-----------

文学地理、空间批评和多元文化

——评丹珍草的《差异空间的叙事》	梁 昭 (196)
------------------------	-----------

研讨动态

2015年阿来在华中科技大学“春讲”活动述要	蒋必成 (201)
藏区文学的多元视域与理论建构	
——第二届阿来文学创作暨藏区文学创作研讨会综述	龚道臻 张 婧 (208)

Contents

Writer's Profile

Discussion on Regionality Should Eradicate Orientalism	Alai (1)
Frontier and Frontier Literature in Consumption Society: Lecture at Hubei Provincial Library	Alai (4)
Alai: Literature Is to Find Human Intercommunity in Differences	Fu Xiaoping and Alai (23)
Compliance with the General Trend of Ethnic Blending: Talk about the Historical Documentary, <i>An Ingot of Iron</i>	Zhu Weiqun and Alai (27)

Reviews on the Latest Works

Recordation about Tibet and Zhandui Involved in <i>The Draft of Qing Dynasty</i> : Concurrently Talk about Alai's <i>An Ingot of Iron</i>	Li Siqing (37)
<i>An Ingot of Iron</i> : The Narrative Strategy of New Historicism in Oriental History Spirit	Zhu Maoqing (54)
An Elegy for Original Ecological Culture: On Alai's <i>Fairy Ring</i>	Sun Dexi (61)
Seeking for the Secret Vitality of Matriclan: On Alai's <i>Fairy Ring</i>	Wang Shudong (68)
The Modern Shine of Primitive Thought and Ancient Wisdom: From Alai's <i>Fairy Ring</i>	Ma Li (75)
"Intertwinement" of Human's Material Desires and Urban Civilization: A Dimension to Interpret <i>Three Cordyceps Sinensis</i>	Yan Haogang (82)
Little Cordyceps Sinensis, Big World: From Alai's <i>Three Cordyceps Sinensis</i>	Li Jun (87)
Openness, Talk and New Possibilities: From Alai's <i>Three Cordyceps Sinensis</i>	Wu Xueli (92)
<i>Three Cordyceps Sinensis</i> : Sentimental Fairy Tales and Modernity in Tibetan Area	Liu Hongli (97)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s

Alai's Novel Writ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Mainland Literature

..... Jiang Jiyong (104)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Alai's Historical Writing of Tibetan Area

..... Liu Yongchun (110)

Hong Kong and Taiwan Perspectives

Reappearance and Marginalization of Tradition: On Folk Literature in Alai's

Writing (I) Ren Rong (117)

Study on Tibetan Literature

Homeland Landscape of Tibetan Prose Poem in Southern Gansu Province Since

the 1990s Wang Quan (137)

On the Generation of Contemporary Tibetan Feminist Literature Hu Peiping (144)

A Simple Comment on Sang Dan's Writing Deng Li (153)

Existentialism of Tibetan Experience: Taking *Tian • Zang* as an Example

..... Li Yanshu (161)

On the Narrative Skills of *Notes on Southern Gansu Province* Zhang Li (166)

Study on Tibetan Cul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On the Narrative of Good and Evil in Kangba Tibetan Folklore

..... Wang Yuanming (171)

The Narrative of "Family Ethnics" in Kangba Tibetan Folklore: Taking

Cheng Shengmin's *Selected Kangba Tibetan Folklore* as an Example

..... Gao Chunxia (179)

Young Scholar's Forum

A Brief Review on Alai's Novels in the View of Disaster Zhang Wenhui (186)

Recommendation of Latest Books

Alai's Novels in Multi-Culture Perspectives: Preface to *Alai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Novels in Tibetan Area Peng Lanjia (192)

Literary Geography, Spatial Critique and Multi-culture: On Dan Zhencao's <i>Narrative of Variant Space</i>	Liang Zhao (196)
---	------------------

Bulletin of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A Summary of Alai's Lecture at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pring 2015	Jiang Bicheng (201)
Multi-perspectiv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ibetan Literature: Summarization of The Second Seminar on Alai's Writing and Tibetan Literature	Gong Daozhen and Zhang Jing (208)

作家档案

地域或地域性讨论要杜绝东方主义

阿 来

每当我在旅行之中，无论是以一小时几公里的速度穿越一片荒野，从一个村庄到达另一个村庄，还是乘着航空器，以一小时几百公里的速度飞越岛屿星列的大洋，从一片大陆到另一片大陆，我都会观察和琢磨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一块被冰川从高处山峰搬运到谷地中的孤独的岩石，或是海洋中的一座岛、一片陆地刚刚出现在视野中时，陆地伸入海洋的岬角，那些被海浪拍击的海岸，都是一个旅行者醉心关注的天造地设浑然天成的美感。

但我知道，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地域”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纯地理学的概念。“地”，在中文中是大地，是地理。而“域”这个字，却不只是地理，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某个范围。决定这个范围的，是生活在那个特定区域之内的人的社会，是族群，是文化，是某种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甚至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个“域”的存在，完整的地理上便有了种种人为的界限。

地域，便成为特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置身其上的便是国与族的存在。正由于此，不同地域既可以是一个交互的空间，也可以是人为划定的意识的疆界。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的文学表达中，关涉到地域时，除了极少数的文字是关于纯粹的地理存在外，大多数文本所要呈现的，其实便是那个特定地域中的人群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构建。从古到今，很多的作家都在对自己所生活的地域进行着不倦的书写。这些书写中，为我们呈现了那些地域中的某种现实，成为我们的文化记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域的书写往往与特定的国或族的意识相关，在这种情形下，由于政治的，或者写作者自身献身国或族的意识构建的热情，地域性的书写往往也会加入意识形态的合唱，而失去文学家本该具有的基本立场。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书写者因此失去把个人的或局部的危机普遍化的，与整个人类命运相联系的愿望与能力。

文学当然是无从离开地域的，因为地域本身就是一个题材，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的空间。当一个书写者进入这个特定的空间，就会听到来自不同方向的呼喊。这些呼喊是一种祈求，也是一种命令。来自内部的呼喊是：说出我们！你是挑选出来的代言人，说出我们！而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个地域上的全体

吗?往往不是,那些对你用祈使句说话的,其实只是这个全体中的少数,是这个全体中那些掌握话语权与其他权力的少数——我们这个社会每一族群中,总有优越感十足的人把自己当成全体的当然代表来对我们发出种种指令。同时,当我们进入某种地域性的写作时,也会听到来自外部的强烈的声音,这个声音同样也是优越感十足的,专横却意识不到自己专横的,这个声音是说:来吧,说出你们!说出你们!说出不一样的你们!

本来,身在某个地域而写出这个地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人必须在某种空间中活动,要写人的活动,就必得写出那个空间,人也必须依存于某个族群或文化,写出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自然就写出了那个社会与文化。但是,这样一件在文本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发生的,在大多数情形下,并不被人们特别注意与讨论。因为,地域作为一种显性的空间,一种隐形的疆界,只是文本的一个背景,当我们将存在于那个背景之上的人生与社会内容有忠实表达的时候,这个背景也会自然浮现,而并不需要特别强调。但是,当这种书写不是发生在文化中心,而是转移到那些被视为边疆的,被视为蒙昧世界的地带时,书写的对象变为某个少数民族的时候,人们却会有意无意间开始强调地域这个概念,这时,地域,或者地域性其实已经带上另外的意思。这时,它的意思已经悄然转换,变成了“异域”。

这个“异域”,正是萨义德所指称的东方主义的两个特征之一。

我二十多年的书写生涯中所着力表现的西藏,正是这个世界最乐意标注为异域的地区。当我书写的时候,我想我一直致力的是书写这片蒙昧之地的艰难苏醒。苏醒过来的人们,看到自己居然置身在一个与其他世界有着巨大时间落差的世界里,这也是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最关键的不同。面对这种巨大的落差,醒来的人们不禁会感到惊愕,感到迷惘与痛楚。他们上路,他们开始打破地理与意识的禁锢,开始跟整个世界对话,开始艰难地融入。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就非常明确,作为一个写作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记录这个苏醒的过程,这个令人欣慰,也同时令人倍感痛苦的过程。因为当今之世,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偏远角落,任何一个无论用了多长时间将自己封闭在过去时代的族群,最终都必须面对这个世界。如果你不打算面对,外部的势力也会用强力逼迫,大声呼喊,让你融入这个世界。早在上个世纪初叶,英国人就从当时的英属印度出发,以大炮和刺刀开路,直接进军拉萨,强迫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建立商道,与外部世界交换商品,架设电报和电话线路,和外部世界交换信息。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西藏打破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的迷梦,如果不是全体,至少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开始艰难寻路,寻求通往新世界的道路。我充分意识到,我所要做的,就是这个过程的一个敏锐的同时也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

我以为这样的行为在这个世界是会受到欢迎的。但二十多年的写作实践告诉我,情形并不真是这样的。

我发现,正因为这特别的地域,我的书写会受到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的双重挤压;而这种挤压的思想根源正是基于东方主义的先验的规定性。

我清楚记得,当我第一次在美国出版我小说的英文版,那时,我的英译者、经纪人、出版社都抱着巨大的热情与期待,但书一上市,就传来不好的消息,因为这样的书写并不符合一些人关于西藏的先验的想象。这些人不是普通人,而是人类学家,是宗教学者。这些人甚至感到愤怒,因为那些现实的书写颠覆了他们对于西藏的规定性,没有

把西藏写成一个祥云缭绕的宗教之国，一个遗世独立的香格里拉。我特地研究过西方人对于西藏书写的变化。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关于西藏的书写其实还是相当客观的，那就是写西藏的自我封闭，写进入西藏是如何艰难，进入以后看到的社会生活又是多么蒙昧与残酷。但是，到50年代以后，这种书写开始发生有趣的变化，西藏开始被美化，被越来越多的文字描绘为一个上师们导引着人们一心向善的精神高地。所以，我不得不说，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敌意而进行的有意遮蔽。

而今天的消费主义文化更没有兴趣去追究生活的真相，我甚至在欧洲某国这本书的朗诵会上，遇到一个妇女郑重地告诉我，她不同意书里头写到了对人施用刑罚，原因就是：“那里是西藏啊！”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来说，也许“西藏”这个地域真是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魔力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面对此地时就会采用一种不学理不现实的态度，这是否也是因为某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支配呢？

在当今世界的文化格局下，尤其是在消费趋向上，这个世界上的后发展地区——比如我自己的文字所一直表达的青藏高原，会自然被那些自以为取得了中心位置的文化中人作为一片原始地域，去寻找一种自己生活中所稀缺的特质。他们已经政教分离，但希望这个世界上还保存一种宗教国家的样板。他们已经发展出一种在社会组织和科学技术方面都非常复杂的现代文化，而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以杜绝与牺牲现世生活而保持一种简单的“神性”的虔诚。这种文化消费心态，在中国这个国家内部也是普遍存在的。这种消费心态，就是总要把青藏高原这个地域当成整个现代文明世界（包括那些努力走向现代文明世界的世界）的一个已被默许的例外，把这个地域的地域性先验地设置为现代文明世界的一组反义词。如果正面是复杂，那反面就是简单；如果正面是庸俗与卑下，反面就是纯洁与崇高；如果正面是世俗，反面就是宗教。其实那些地方的人本有着自己的宗教，偏要舍近求远，去别处寻找。

我们应该记住苏珊·桑塔格说过的这样的话：

“认为现实正变成奇观，是一种令人诧异的地方主义。这是一小群生活在富裕地区的有教养人士看事物习惯的普遍化。在富裕地区，新闻已变成娱乐——这种成熟型的观点，是‘现代人’添置的主要资产，也是摧毁真正提供不同意见和辩论的传统党派政治形式的先决条件。它假设每个人都是旁观者。它执拗地、不严肃地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真正的苦难。但是，把整个世界与安乐国家里那些小地区等同起来，是荒唐的——安乐国家的人民拥有一种奇怪的特权，既可做、也可拒绝做他人的痛苦的旁观者。”

我只是希望，当我们从文学的立场出发，讨论地域或地域性这样的问题时，首先得祛除东方主义的魅惑，这既包括西方对东方的东方主义，也包括东方内部此一地域对彼一地域，此一文化对彼一文化的东方主义，地域才能首先还原成真实的地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基于同样标准的关于地域性的认真探求与追索。只有这样，不同的地域与文化间才能进行真正的关注与交流。

只有回到没有文化或意识形态偏见的立场上，讨论地域与地域性才有真正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表达才会有被真正当成文学的可能。

（作者单位：四川省作家协会）

消费社会的边疆与边疆文学^①

——在湖北省图书馆的演讲

阿 来

主持人：上午好！作为一位文学创作者，阿来先生总是在思考文学跟土地、文化、民族、国家到底有怎样的关系，他寻求答案的方式是行走。他说，站在自己的土地上，如果不知道这块土地过去到底种过什么，那么对今后的耕种也是茫然的。整个藏区至少有五六万平方公里的地方被他一步一步走过，凭借经年累月的实地探访和对地方史及相关学科专著的大量阅读，他的作品陆续诞生。一部《尘埃落定》写了上世纪的前50年一个旧制度、旧世界的瓦解和崩溃；三卷本长篇作品《空山》则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写起，写新制度的建立，写人们的生活状态；之后他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过去，寻找其与现实的某种关联，最终以重述格萨尔王的方式，讲述古代文明的演进。这之间新的线索和问题出现，促成非虚构作品《瞻对》的诞生，民族之间如何相处的历史经验得以呈现眼前。他越来越警醒地认识到，在以藏族地区为代表的边疆地带，近一百年的变化可能比过去一千年的还要大，然而在今天这个消费社会的许多书写当中，人们更习惯按照想象而不是依据真实的改变去描述这些地区和生存于此的人们。边疆的地理还存在，但边疆的人在文章中消失了。他试图祛除魅惑，把对边疆的认知通过书写纠正过来，表现真正的历史进程，表达现实的正义。而这或许也正是他选择以“消费社会的边疆与边疆文学”作为讲座主题的原因。下面就让我们共同聆听阿来先生的演讲，请大家掌声有请！

阿来：各位上午好！这么早还来了这么多人，我又有点儿信心了。因为我自己也不大习惯起早，起得太早是一个有点痛苦的事情，谢谢大家光临！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叫做“消费时代的边疆与边疆文学”，那么很显然这个标题里头就包含了这么一层意思：其实在消费时代到来以前，我们的边疆或者是我们文学当中的边疆，人文视野当中的边疆，可能有一个更本真的面貌；而今天的消费社会到来以后，因为我们想象的建构跟市场体制的某些不好的因素，导致了对边疆认识的扭曲和变形。这样说起来可能有点儿抽象，我想请大家来回顾几首中国古代的诗歌，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把这样的几首诗歌放在一起互相参照以后，大概可以勾勒一个过去的时代边疆或是边疆文学的基本的面貌。

^① 本文根据演讲现场记录整理，整理者卢闹，校对者纪凯丽。收入本书时，根据出版需要，个别文字作了删改，特此说明。

第一首诗当然大家都很熟——《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第二首诗是唐代的一个特别的诗歌方式，或者是一个诗歌形式，叫“凉州词”。有很多人写过《凉州词》，包括王之涣、孟浩然这样的人。那么其中有一首在中国人的唐诗记忆当中排名一定是非常靠前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接下来两首在大家记忆当中可能就生疏一点，当然有人肯定也接触过。有一首诗是关于祁连山的，据说是一首民歌，后来被文人记录下来，在汉乐府诗里头得以流传：“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后面我们来讲这些诗，对我来讲它意味着什么。再说一首诗：“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瓮赐诸王。”

这是不同时代的四首诗。我举这四首诗为例，其实要讲一个问题，它跟今天我们要讲的问题有很深刻的联系。

我觉得这四首诗刚好是比较集中地表达了在中国古代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族群，他们在中国边疆地带的生活状况。我们说《凉州词》，是中原王朝唐朝的汉族人要出去征服新的土地，那么《凉州词》也是唐代的一个大的诗歌流派——边塞诗当中的一种，这样一种诗歌是建立在中原文化，或者是汉文化的基础上的。但是我们回顾的另外三首诗，“敕勒川，阴山下”是今天已经消失的一个民族，叫做鲜卑族的人的歌唱，今天我们把它们记录下来。“失我祁连山”也是今天已经消失，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赫赫有名的一个民族——匈奴人的歌唱。最后一首就是元代的时候的歌唱。但是在元朝做官员的诗人萨都刺，今天我们不太清楚他的民族血统，有些人说他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穆斯林，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另外的什么民族。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是过去时代的，古代的这种多民族互相融合、互相征战的边疆。它的书写是由多民族的人们共同建构、共同完成的。这是第一点，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它们即便是仅仅用汉语记录下来、保留下来流传到今天，也客观地记录了当时不同族群的多元文化的面貌。

在这种边疆的书写中，或者是关于边疆的书写所形成的边疆文学当中，得到的那种特别鲜活的、生动的保留，它不但描写了不同族群的生活状态，而且描绘出了他们不同的情感。“敕勒川，阴山下”是对自己游牧生活的由衷的热爱。而匈奴人打了败仗，要失去他们世代代在那儿游牧的祁连山的时候，要退出他们传统的生活地区的时候，他们有失去自己故土的悲伤。所以“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就是说我们放牧的牛羊再也没有地方去繁殖，失去了生活的基地。“蕃”“息”都是繁殖、生息的意思。他们还“失我焉支山”，因为过去妇人也要打扮，原始的、比较蒙昧时代的民族们也有向美之心，他们也要打扮。那个时候肯定不是到商场里面去买“兰蔻”，妇女们要打扮肯定不是去买 Gucci，而是到山上去找一种矿石，磨出一种颜料来。那么要把腮帮涂得红一点，嘴唇涂得红一点，稍微性感一点的时候，就要到山上去找矿石。所以失去祁连山的时候，她们也失去了一座“焉支山”。为什么“焉支山”叫做“焉支山”呢？这个山里面产一种矿石，妇女们可以用它来打扮；析出的颜料可以使她们的两腮变红，嘴唇变红，所以“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我们女人不能再打扮得更加漂亮了。这表达了一种不同文化竞争中你进我退的悲伤。

当然《凉州词》当中写到的就是站在中原文化或者是汉族人的立场上，我们去征服别的民族，开拓新的边疆。当所有人去开拓边疆的时候，唐代的边塞诗一方面是很大气、浪漫的；但是另一方面又有离开自己的故土，在一个异域的疆域当中生存的孤独和悲伤。浪漫在前两句，在一个异域当中，我们过着一种过去在中原农耕地带汉族人不过的生活：“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非常浪漫的一种情况，而且是非常异质的，在过去生活的地域当中不可能想象的一种生活；但是最后却是一个悲凉的结尾，“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样的句子在唐代由汉人书写的边塞诗中是有大量的。例如《阳关三叠》：“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所以，其实这样的情感是既葆有一种昂扬的英雄主义去开疆拓土，但又因为远离故乡，甚而到另外一种文化中去的孤独和命运的漂泊感。你看这些不同的诗里头，它有不同的映照。每个人的族群文化不同，每个人所处的身份位置不同，他的诗歌当中就有特别鲜明的、不同的感觉。但是不管他是哪个民族的，表达的是哪种情感，都是放在汉语的书写里头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开拓我们对于中国不断扩大的边疆的认知。很多的时候，历史书也在记载这种认知：《史记》里边也会记载这些，书写这些事情；《资治通鉴》也会书写这些事情；新、旧《唐书》也会书写这些事情。但是大部分老百姓，尤其在中国人的阅读传统中，我们总还是愿意用一种更感性的，更具有情感因素的，更形象的那种方式去进入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认知领域。这就叫做“文学”。

我们经常会抽象地脱离开问：文学是干什么的呢？文学其中一个功能就是干这个的。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学呢？其中的一个理由也是因为它具备了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早在70年代、80年代就陆续出版过一套由当时一个很有名的叫谭其骧的中国教授编写的地理书，他研究一门中国学科叫做“历史地理”，出版过《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是关于每一个朝代的疆域的。打开中国历史地图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中国边疆也不是一个恒定的边疆，它有时候变大了，有时候缩小了。总体来讲，疆域比较大的是这样几个朝代：汉朝、唐朝、元朝，接下来就是清，甚至于清朝在它的早期，就是在康熙以前，把疆域扩大得非常稳定巨大。我们中国人有时候说，清朝腐败黑暗，出卖中国疆土。殊不知很多疆土都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当然他后来又失去了。因为清之前，我们知道是明朝，那么大家看看明代的地图就可以知道，尽管清代失去那么多疆土，它的疆域，今天留给我们的疆域，也远远比明朝的疆域要大。这个时候我并不是想说我们来清算某一个王朝的陈年旧债，而是想说明一点，就是中国的边疆并不是一个恒定的自古而然的稳定的边疆，而是总在有些时候随着这个国家的文化影响力的大小而发生一种有弹性的变化。而且中国的疆域也不总是处在统一状态，我们有非常大的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大的分裂时期；隋唐以后，唐末到北宋的建立，五代十国是一个大的分裂时期。其实宋代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因为北方有辽、金、西夏；除非我们说，那些不是中国人的国家。今天在中国史当中，我们认为那是中国人的国家，而且在我们的“二十四史”中就有《金史》和《辽史》，说明中国古人也认为那些国家是中国的国家。边疆就这样有一个弹性的变化。

所以现在我就要破破题，就是我们讲的边疆跟边疆文学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加以总结：第一，中国的边疆是一个弹性的边疆；第二，从古到今，对于边疆的书写，如